

江燦騰 著

江燦騰主編

佛教文化叢書 7

當代臺灣人間佛教思想家

——以印順導師為中心的薪火相傳研究論文集

新文豐出版公司

B/140
200719

佛教文化叢書 7

江燦騰 著

當代臺灣人闡佛教思想家

以印順導師為中心的薪火相傳研究論文集



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

號 字 號

公元二〇〇一（民國九〇）年三月壹一版

佛教文化叢書七

當代臺灣人間佛教思想家

——以印順導師為中心的薪火相傳研究論文集

精裝一冊基價一二·六元正

版權

著者 江 燦 騰

發行人 高 本 釗

印刷所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所有



公司：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
電話：三三〇六〇七五七·二三〇八八六二四
門市部：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
電話：三三四一五二九三·三三四一五二九四
台北郵政三六四三信箱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
郵政劃撥：〇一〇〇四四二六號
傳真：三三五六八〇七六·三三〇三三八七〇

本書若有破損或缺頁，煩請寄回更換，謝謝！

網址：<http://www.swfc.com.tw>
E-mail address: swfc@swfc.com.tw

22934012 (精)

謹以此書的出版

祝賀印順導師九十六歲誕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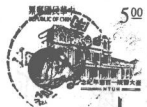


大聯軒印書館

915006

新編 卷

大聯軒印書館



新竹縣竹北市仁愛新村128號

江燦騰居士啟

華 雨印順精舍 緘

臺中縣太平鄉新光村中興街四九號

411

江燦騰居士啟

華 雨印順精舍 緘

臺中縣太平鄉新光村中興街四九號

411

限時
江燦騰居士啟

華 雨印順精舍 緘
臺中縣太平市新光里中興街四十九號
411

說明：這三封信有兩封是印順導師回我的親筆信，其中一封是他口述，由昭慧法師代筆，今將這三封信及信封作為書影，以誌紀念。

華雨精舍用箋

臺中縣太平鄉新光村中興街四九號

燦騰居士正鑒

承惠^{20世紀}台灣佛教的轉型與發展，已經收到。大

作頻傳，對台灣近代宗教史之研究，有相當重

獻，為台灣欣幸！特此致謝，叩情

此步！

印順合十

七三

因因本是獨學，個人專修。太虛大師在西方學，

是因藏而非因因。虛有，不破初序（三）或誤不因因

之說，如內心不能安靜，或與信徒交談過多，每引起內心之

困惑，^或不免引致疾病也。印順之及。

華雨精舍用箋

臺中縣太平鄉新光村中興街四九號

燦騰居士慧答：

閉關是獨處一室，重在修持的。國戒是少數人共處，重在義理的。閉關的不出關門，少與外人接談；國戒在公共廳堂，國戒者每日相見，當然多跡互相勉勵。這國以來，多少演變些，有閉關的，雖有修持，而也有重於研究著作的。

民國成立以來，（在大陸時代）政局動亂，著名的武昌佛學院、支那內學院，也是創辦不久停辦（十五年也），留少數人看管研究，內學院在承人為重以外，僧信共办的佛學院，重在培養僧材，以生活教育、佛法法基礎——信、解、行為重，與一般注重佛教的研究不同。在當時缺少優良教師，沒有安定環境，求學者的苦歷又伙，僧才难得，真是苦于奈何的事。

華 雨 精 舍 用 箋

臺中縣太平鄉新光村興街四九號

世間是緣起的，有正就有反，可以從不同角度去看，誰能適合不同的觀點，而都是圓滿的呢！我學歷低，身體差，作過一些寫一些，沒不把自己寫成都好的。所以，雖教者有人對我的欣賞，也教者人對我的批評。

柏嚴與慧日二道場，我是發起創建者，但不是我的，是組織所共有的，何況現在大會場改建了呢！一切事務，由現任住持主持處理。學院師資，除了我弟子慧湘（與依道）負責時，我推介過一個人，其他並未不拘。現在老了，這学期請那幾位老師，要問起才會知道呢，去處，印信。

法安

印順合十

七、廿六

華雨精舍用箋

臺中縣太平鄉新街四九號

燦騰居士法鑒：

寄來的文稿，我在惠空法師主办的《佛藏》中已經見到。我衰老體弱，所以惠空法師帶方五天教授等來訪，我不好意思拒絕，但也沒有暢談我的意見。王教授問到有關於居士《台灣當代淨土思想的動向》的文章，我曾寫了「讀後」，只表示些我的意見，沒有與你評鬥的氣息。王教授却說是「筆墨官司」。我的答覆，並沒有正式回答，只是說：「人家說一句話，我未必回應一句。」對你的文章，却是回應的，懶得與他（們）打官司（打官司是王教授說的，我從來沒有這些話）很多人罵（也

華雨精舍用箋

臺中縣新華村中街四九號

是王說的。我也不會回應。我只是這樣。王教授可能受到時代的影響，充滿了「打扁」罵的觀念，所以又說，我与你「劃清了界限」。這是成為敵對了！

那篇問答稿，惠空法師帶來給我。我在衰老中，翻一翻就還給他。想不到竟登在《世界宗教研究》上。唉！這樣的文字，不但與你有礙，對我也不是理想的。這只能怪自己，那年已九十三歲，為什麼還要會見知名的學者呢！只能說：「對不起你！專夏，即請。」

法安！

印順合十

四月廿一日

佛教文化叢書總序

本叢書的構想，最先是由新文豐出版公司的負責人高本釗先生提出的。高先生認為，台灣佛教在現階段有必要規劃一套新角度的文化叢書，以提供廣大讀者的需要。因為台灣佛教的發展，目前可以說已達前所未有的全盛時期，各界對佛教界的期待也相對提高許多，因此佛教出版界有必要針對此一社會需求，提供一系列包含思想、歷史、藝術和社會關懷等內涵的文化叢書。而承高先生厚愛，委由後學的我，來擔任主編的工作。

但是，瞭解國內佛教學術現況的人都知道，由於實際上有能力撰寫高水準作品的佛教學者並不多，再加上主題範圍要求多樣化和現代化，所以在約稿時，必定會遭到極大的困難。而且，在國內現有的成名學者裡，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大堆稿債要還，要能得到彼等的時間允許和構思出新的題材，則更不知要等候到何時。因此，本叢書的主編，便難以照預定的計劃，在短時間內一一完成；而必須採取機動式的調整，視撰稿人的情況，來決定簽

約、交稿和出版的時間。所以，對本文化叢書有期待的各界讀者，在現階段暫時仍無法獲得完整的出版目錄，而必須留意本叢書今後陸續發佈的出版訊息。這是要先請讀者諒解的一點。

不過，儘管如此，我個人既然擔任主編，便一定盡最大的努力來進行。在約稿時，儘量注意稿件內容的學術水平和主題的多元性。我不敢說，我約的稿件篇篇都是頂尖的。但是，我可以保證，在現階段，那是我所能約到的最理想的稿件。我相信，我個人在過去幾年的學術研究和對作品水平的要求，應是圈內人都或多或少瞭解的，也因此，我自信本叢書的出版，將不致於讓愛護我的讀者失望。所以在此請讀者支持，並期待本叢書各冊的相繼出版。謝謝！

江燦騰謹誌於一九九五年三月十八日

閻羅面 菩薩心

江燦騰博士《當代臺灣人間佛教思想家》序

釋昭慧

江燦騰，可說是許多佛教界與佛教學界人士心目中的「頭痛人物」。一般對他的評語，不外乎是「狂傲、偏激、張牙舞爪、散彈四射」。老實說，筆者早年對他不脫此一印象；他也一樣把筆者定位為「頑強的保守派」，從民國七十八年初的思凡事件起，就與筆者交鋒數次。彼此間實在很「不對味」！

與他也真是「不打不相識」，從早年激烈的「鏖戰不休」，到後來，我們竟可互相欣賞對方的才華，珍惜對方的成就。在平淡的君子之交中，筆者逐漸感受到：他有許多不為人知的一面：敦厚、率真，熱誠、善體人情事理，有大精進力，而且安貧樂道。

有關他「敦厚、率真」的一面，這是筆者從拜讀他的作品時，感受到的人格特質。他的碩士論文，以明代高僧憨山德清為研究對象，見憨山與政權過從甚密，他不依俗情俗見而鄙薄之，反而善觀因緣，體會到弱勢佛教面對強勢政權的無奈，以此凸顯憨山護衛時代佛教的歷史意義與無畏精神。

「熱誠、善體人情事理」的一面，是在親見或耳聞他如何對待登門求教的研究生時，才感受到的。學生們告訴我：他總是無條件地，不厭其煩地引領著學生，讓他們的論文寫作能力逐漸提昇，並提醒對方如何與指導教授相處；面對資質較差的研究生，在明瞭其能力極限之後，他也會寬厚地避免打擊對方的自尊心與自信心，幫對方尋求一些更好的出路與資源。筆者這才知道：他不但愛才惜才，也有仁憫平庸的慈悲心。

說到他的「大精進力」，他少年家貧失學，在工作繁重、養家活口的沉重壓力下，竟可力爭上游，通過初、高中自修同等學力鑑定考試，又先後考上國內第一流的大學、研究所。不祇如此，他並冷靜面對多發性骨髓癌及化療、干擾素治療等所帶來的極度疼痛與不適，在死亡陰影中完成六十餘萬字的博士論文，只要想想他這些背景與遭遇，你都會忍不住打自內心對他「超人」的意志力，肅然起敬！

當然，他直率而狂傲的一面，也令他在教界與學界廣樹敵人，讓筆者不免擔心：學審制度暗箱作業，而學術良知又如此凋零的臺灣學界，會不會無視於他豐富精彩的學術成果

，而以情緒因素，將他擋在研究機構與大學教壇之外？果若如此，不但是對他極不公平，也將是臺灣佛敎史學研究領域的嚴重損失。然而，他反而淡然告知：出路問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得將有限的生命餘年，為臺灣佛敎界與佛敎學界，多做一點有長遠意義的貢獻。

這當然會使他的家境繼續「清貧」下去，但他依然不改作略，而且為了維持他研究臺灣佛敎史的客觀公正性，他也與敎界保持距離，堅毅地拒絕敎界某些「巨利收編」的誘惑，而甘願與我們這些「散赤」的佛敎友人往來。他這樣做，容或有點不盡情理，但確實有其學術上的重要性；即使筆者身為佛門中人，也都不免要與佛門大戶保持距離，倘必要時，對佛敎界作些愛深責切的針砭，也比較不會有「吃人的口軟，拿人的手短」的尷尬。

雖說「無恆產而有恆心者，唯士為能。」但就筆者觀察所見：不要說是讀書人（士），就連宗敎師，也少有這種風骨。這種「憂道不憂貧」的情操，讓我看到了人間佛敎「具煩惱身，行菩薩道」的另一風範！

一般人往往只看到他對佛敎界的嚴厲批判，卻忽略了他對佛敎界「恨鐵不成鋼」的熱心腸。還有，如果真的是遇到大德高僧，他也不會吝於發出讚美之聲。最令筆者感動的是：他對印順導師，充滿著尊敬之情，而且到任何時地，都不忘記向人推崇導師的學術成就和歷史地位。天下文化出版社，就是在他的建議之下，將導師視為「經典人物」，策劃於今年初起，由潘煊女士蒐集資料，準備為印順導師作傳，並擬於明年導師九七嵩壽之期出

書誌慶。

去年初，陳水扁先生當選總統後，江老師又要筆者轉告陳總統：印公老人這位「國寶級」的人，理應受到國家獎章的頒贈；陳總統既然禮賢下士，也應該得空去拜望他，以凸顯其文化深度。因為許多佛教徒的印象是：政治人物只會往人多的佛教團體走動，卻無心參訪真正的「大德」。

我們當然都了解：印順導師不但視名利如浮雲，而且早就潛隱下來，甚至還婉拒達官貴人的往訪。總之，他不會需要那些「國家獎章」之類的虛譽來莊嚴自己的。但江老師的用心，也絕不在於世俗虛譽。在他心目中，印順導師是不世出的「國之瑰寶」；頒贈獎章，可表達「國家政府珍視國寶」的立場；對臺灣社會，則更有表彰典範，移風易俗的重大意義。

今年四月五日（農曆三月十二日），將是印公導師九秩晉六嵩壽之期。佛教弘誓學院師生擬舉辦第二屆「人間佛教薪火相傳——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」研討會，筆者邀請他站在史學角度，發表一篇「人間佛教」歷史意義方面的論文。他不但慨然允諾，而且將歷年來他所撰寫有關「人間佛教」主題的評議文章，集結成冊，題為《當代臺灣人間佛教思想家》，並擬交由書局出版，作為對導師的祝壽賀禮。

本書付梓在即，做為印公門生的筆者，在感激之餘，忍不住以由衷的欽佩之情，向讀

者介紹他罕爲人知的那一面：「閻羅面，菩薩心」——以此代序。

九十年一月十五日 于尊悔樓